

MARK
HADDON

该我开枪了

〔英〕马克·哈登 著

宋琦 译

CC The Pier Falls

该我开枪了

The Pier Falls

〔英〕马克·哈登 著

宋琦 译

MARK

HADDON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7572

THE PIER FALLS AND OTHER STORIES By MARK HADDON

Copyright © MARK HADDON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该我开枪了 / (英) 马克·哈登著 ; 宋琦译. — 北
京 : 新星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133-2960-6

I. ①该… II. ①马… ②宋…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5441号

该我开枪了

[英] 马克·哈登 著

宋琦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汤胜 赵雅平

责任印制 史广宣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02千字

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960-6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Contents

码头塌了 1 17

海盗与公主 47

善良的莉亚 77

该我开枪了 147

谋杀 171

啄木鸟和狼

窒息 217

丛林深处有什么

溺水 289



码头塌了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暮时分。徐徐凉风吹过英吉利海峡，鱼鳞状的高积云在空中慢慢堆积，远处，一束阳光透过厚厚云层的缝隙漏在一条拖网渔船上，如同上帝之光。摄政风格的建筑沿海而建。从这些建筑上方俯瞰，可以看到几家装饰俗艳的咖啡厅和炸鱼薯条店，还有一家搭着条纹遮阳篷的杂货铺子，售卖 99 便士的小纪念品和装在透明纸袋里的风干海马。霓虹灯和防水漆拼出几家酒店的名字，色彩艳丽，非常醒目。怡东酒店，卡姆登酒店，皇家酒店。“皇家”的“皇”字少了一横。

海鸥盘旋鸣叫。大约两千人漫步在滨海步道。有人带着毛巾和汽水径直朝海滩走去，有人走走停停，投一先令硬币到路边的望远镜看远处的风景，还有人斜倚着栏杆凭海临风。在上百年海风的吹拂浸淫下，栏杆上淡绿色的油漆已经斑驳剥落。一只海鸥从掉在地上的冰淇淋筒里衔起一块薄脆，迎风飞起。

沙滩上，一个胖女人用鞋跟将一段防风篱笆敲进沙子里。一对

脸上长满雀斑的双胞胎正用棒棒糖棍和着沙子建城堡。出租帆布躺椅的男人在收租金，从挂在屁股上的皮袋子里摸索着给租客找零。“水到腰了，”一位父亲对着女儿喊，“不要让水没过你的腰。”

码头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味，混合着勺子舀起炸洋葱浇到热狗上时散发出的香气。售票亭旁，一群男孩子开着碰碰车横冲直撞。车子的橡胶裙边不时碰到一起，车身的垂直电杆和天花板上的电网反复摩擦，火花四溅，发出刺耳的刮擦声。一架手摇风琴不知疲倦地一遍遍播放着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还差九分钟到五点。天空一片晴朗，大海碧波闪耀，处处欢声笑语。

平静就要被打破了。

一颗铆钉松脱掉落。本来有八颗铆钉将码头西侧两根承重桁架的结合处固定在一起。年初，在波涛汹涌的海浪持续冲击下，已有五颗铆钉不知所踪。这颗铆钉掉落时，脚底传来轻微的震颤，好似有人在不远处扔下一个行李箱或是踏脚凳。震动太轻微，根本没人会在意。现在，固定承重桁架的八颗铆钉只剩两颗，撑着数以吨计的重量。

滨海湾水族馆里，海豚在蓝色囚牢里翻飞表演。

十二分半之后，又一颗铆钉啪的一声崩断。随着一声钝响，码头的一部分突然往下沉了半寸。人们面面相觑，瞬间失重，心跳加速，犹如电梯突然下行。不过，海风肆虐、潮涨潮落，码头都会随之晃动，所以，大家回过神来，继续吃菠萝派，继续往水果自动售卖机里投

币买水果。

又一声异响。木头和金属碰撞、弯折、断裂，发出砍伐红杉树时树干不堪重负终于断裂倒下的声音。每个人都盯着自己脚下，感觉到了支柱的颤动。异动戛然而止，脚下一片死寂，好似大海突然屏住了呼吸。突然，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一大圈半圆形的栈道被断裂的桁架扯着甩向大海。栈道栏杆旁站着的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瞬间被海水吞没。接着，又有六个人挣扎着跌进半圆形的碎木坑，掉到海里。透过散乱堆积的木板，穿越横七竖八杂乱交叉的粗梁，依稀可见三个人在阴沉的海水中扑腾、挣扎；第四个人脸朝下，静静地浮在水面；还有一个人身体对折，挂在一根缠满了水草的粗梁上。其余的落水者已不知所踪。码头上，有个男人一个接一个地向海里扔出五只救生圈。也有不少度假者，顾不上收拾随身物品就仓皇逃命。栈道上，瓶子、太阳镜、薯片盒子散落一地。一条可卡犬追着拴在身上的蓝色狗绳，不停打转。

两个男人扶着一位老太太刚从长椅上站起来，脚下的木板就塌了。长着胡子的矮个男人一只手迅速抓住了铁质长椅的腿，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老妇人，所幸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及时赶到，趴下把他们拉了上来，他们才得救。而穿吊带裤、衬衫袖子高高卷起的高个男人却随着塌陷的地板滑了下去，一截断裂的栏杆直插入他的后腰，止住了他身体的下滑。他像条鱼一样痛苦地扭动着。可是没人能下去救他。坡太陡了，整个码头又摇摇欲坠。一位父亲把女儿的脸转向了另一边。

操作摩天轮的工人们试图依次清空吊舱里的乘客，但是速度太慢。被困在上方的人绝望地大叫，离地稍近的乘客又等不及，所以争相跳下逃生。不少人扭伤了脚踝，还有一个摔断了手腕。

沙滩上的人都站了起来，看着曾经熟悉的景色逐渐坍塌成一个大洞，目瞪口呆。霓虹灯还在不停闪烁，“皇帝圆舞曲”若隐若现。五个男人扯掉衬衣，脱掉裤子，甩掉鞋子，冲进了浪涛。

码头中间，七个装饰华丽的观景台纵向排列。观景台西侧已无法通行，因此离坍塌点较近的人们一窝蜂地朝东侧码头涌去，形成了一个瓶颈。大家都想退回到入口处的旋转栅门，退回到滨海步道，退回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结果，在最狭窄的那个区域，发生了踩踏。有人一脚踏空，趑趄着摔倒在地，后面的人却还往前挤，直接从倒地的人身上踩过去，也有人被绊倒，被随后涌来的人踩死。

六十秒过去了。已死七人，还有三个幸存者在水中挣扎。穿吊带裤、衬衫袖子高高卷起的高个男人一息尚存，但也活不了多久了。有八个人，包括三个孩子，将被不断涌来的人群踩死。

第一个观景台开始倾斜。金属框架严重扭曲变形，窗户上的二十二块玻璃一块接一块地爆裂。

码头经理已经打开了旋转门旁边的服务通道，逃出来的人们向着滨海步道四散奔逃，个个衣冠不整，头发凌乱，浑身是血，鼓睛暴眼。一个小男孩被爸爸紧紧抱在怀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右腿腿骨粉碎性骨折，断裂的腿骨刺穿了皮肤。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架着她走。

不知为何，滨海步道上如织的人流突然停了下来。一群人站在栏杆旁，一动不动。整个步道鸦雀无声。这次，每个人都听到了响动。

两分零二十秒。倾斜的观景台先落入海中，与之相连的金属框架和栈道也随之入海。四十七个人跌入了由断裂的檩条和横梁组成的“脱粒机”里。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在掉落的瞬间，他的父母紧紧相拥，像一个盔甲一样把他保护了起来。

码头输送电力的绝缘电线被扯断，火星如焰火般四射飞溅。码头上所有的灯光旋即熄灭。手摇风琴呼啸了几下也沉寂下来。

掉入海里的那一部分码头引发了一场小型海啸，巨浪把跳到海里救人的五个人高高挑起，又越过他们，扑向沙滩。沙滩上的人慌乱地朝着高水位标志线上方狂奔，好像海水被刚才的灾难给污染了似的。

游乐场经理坐在码头末端的小办公室里，攥牢话筒贴紧耳朵，电话已经打不通。他今年二十五岁，连伦敦都没去过。他一筹莫展。

一架双引擎赛斯纳 76-D 飞机从码头上空飞过。驾驶员向下望去，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斜着机身在码头上方盘旋，进一步确认眼前的灾难，然后通过无线电通知肖勒姆机场塔台。

码头现在断成了两截，一边千疮百孔，另一边支离破碎，中间是纠缠着沉入水中，重达四十五吨的木头和金属废墟。靠近大海的栈道上，一些人绝望地站在断裂的栈道边缘，双手乱挥，拼命喊叫，希望岸上有人来救他们。另一些人则瑟缩不前，只想站在最牢靠、最结实的地方。三对夫妻被困在游乐场的幽灵火车中，听着车厢外

的巨响，担心就算逃出去，外边会不会已经变成世界末日。

靠近岸边的栈道上，两个人躺着一动不动，还有三个人受伤太严重，动弹不得。一个妇女使劲摇晃着失去了知觉的丈夫，好像他睡过了头，再不起来，上班就要迟到了。一个前臂有文身的男人绕着大八字追逐那条吓坏了的可卡犬。一个老妇人突发心脏病，倒在一长椅上，低垂着头，仿佛正在打盹，而错过了世间的精彩。

从道路纵横交错的市中心传来的警笛声隐约可闻。

刚才跳入水中救人的五个人中有两个开始往回游，以免被越塌越多的码头建筑物砸中，但另外三个人还在往前游，游进那座由死尸和断木形成的死亡群岛。他们望向头顶，码头若隐若现，比从沙滩和栈道上看到的更庞大，更阴暗狰狞，更阴森凶险。他们身下，水里梁架下沉、落地前发出的吱嘎声清晰可闻。

他们找到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妇人和一对姐妹，又找到一个眼镜仍架在鼻梁上，像海豹一样漂浮在浪涌里，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的男人。那个妇人喘着粗气，手脚乱踢乱蹬，他们还以为她被水里的什么东西缠住了。只有那对姐妹看起来镇静自若，在一个救援者的护送下回到岸上。戴眼镜的男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得到救援者的回答后，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求重复一遍。受到惊吓的妇人不让任何人靠近，他们只能在水中耐心等待，等她耗尽体力不再反抗，将要沉下去时，才把她拉上岸。

码头的尽头，五个救生圈静静地漂向大海深处。

滨海步道上，一个年轻男子举起徕卡相机拍了三张照片。次日

早晨，他从报纸上才知道自己当时拍的照片里发生着什么。如果当时就知道，他会立即打开相机，拽出胶卷，让那些影像在阳光下毁灭消散。

海空救援飞机从肖勒姆机场的圆形黄漆停机坪起飞，在大风中侧着机身，离开机场。

五分钟。五十八人死亡。

滨海步道上，很多人逃出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或父母不见了。码头经理已经关上了服务通道的门，但那些逃脱的人哭嚷着，想要冲回码头栈道。此时，警察还没到，码头经理明白如果不让他们进去，其后果之惨烈可能不亚于让他们回到栈道上，况且他也不想承担这份责任，所以重新打开了门。刚一打开，就有十二个人蜂拥而入，仿佛他打开的是一月份大减价的商场大门。最后往里冲的是个女孩，看起来还不到八岁，经理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她挣扎着，最后在他臂弯里哭了起来。

救生艇立即出发救援。

码头东边，一个从比斯特来的农夫试着把那个六岁男孩从他死去父母的怀抱中拉出来。男孩应该知道父母都死了，他爸爸的半个脑袋已经不见了。他对此视而不见，抓住爸爸妈妈不肯放手。抓得那么紧，以至于农夫担心拉得再用力一点会把男孩的胳膊扯断。他问男孩叫什么名字，男孩不理他。他正沉浸在自己的炼狱里，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摆脱。农夫别无选择，只能转过身，游向岸边，把他们三个一起拖上岸。上岸后，他想站起来，才发现脚踝骨断了。

有文身的男子把那条可卡犬抱在怀里，冲出了栈道。他们越过栅门、踏上滨海步道的一刹那，岸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大家渴望奇迹发生，哪怕是很微小的奇迹。

八分钟。五十九人死亡。

直升机出现在西边耀眼的夕阳中。滨海步道上的人们听到越来越响的轰鸣声，都抬头去看。

那十一个冲回栈道上的人，无一例外都没有在受伤和失去知觉的人中间发现失踪的亲人。他们站在断裂的栈道边缘，朝对面那截栈道上的人大喊。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绿色风衣的老妇人？有人见到一个红色长发的女孩吗？但远远的另一边，人们对穿绿色风衣的老妇人和红色头发的女孩根本没有兴趣：他们自己的失踪亲人都还没有找到，脚下的栈道随时会坍塌，他们只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获救。

两辆救护车赶到海边，但交通堵塞得厉害，救护人员只能扛着担架和急救包朝出事的地方跑。五个救护人员在滨海步道上就地处理伤员，三个继续往码头上跑。

三个警察试图把围观群众往后赶，但有些人对被驱逐着离开最前排的优越位置愤恨不平。围观者还没有意识到多少生命已经消逝，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把所见所闻告诉朋友、家人和同事。

码头旁，一个妇女侧躺在一副脊椎板担架上。一个锁骨破裂的年长男人被注射了吗啡。

十四分钟。六十人死亡。

滨海步道上，人们纷纷猜测这是不是一起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爆炸事件。没有人愿意相信仅仅是时间和天气就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想到自己居然成了潜在的被袭击对象，大家都有些兴奋。

直升机在码头断裂处的上空盘旋，下面的人们互相推搡着，都想先抓住那个从天而降的救援人员，但在下冲气流的影响下，他们无法接近飞机正下方的区域。顺着绳索下来的救援人员落在甲板上一个圆形的无人区，先把一个小女孩从她母亲手中接了过去。女孩被救援绳索套住上升的景象让众人羞愧不已。小女孩升到空中之后，人们把剩余的孩子聚拢在一处，让他们按年龄大小排队，依次等待救援。

水中的几个人也已上了岸——姐妹俩、迷糊的男人、挣扎的女人和那三个救援者。人们带着毛巾冲向他们，像是比赛谁的毛巾会被选中一样。刚才在水中挣扎的女人跪下来，双手在沙地上不断抓握，仿佛再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能把她和坚实的大地分开。

那个因心脏病突发死亡的老妇人的尸体从服务通道抬了出来，身上盖着白色被单。四周突然安静下来。滨海步道上还有人以为她是唯一的死者。

农夫把男孩和他死亡的父母一起拖到了浅滩处，断了的腓骨摩擦着另一根骨头。应该很疼，他却没有知觉，只想躺下。他翻滚着把身体浸到水里，看着天上的云彩发呆。人们冲向拍岸的碎浪，看到了他和他拉上来的一家三口，停住了脚步。一个年轻女士走到他们中间，她是南安普顿的一名护士，在事故和紧急救助部门工作，

见过比这更可怕的情景。她是整个沙滩上唯一一个黑人。她双手轻轻放在男孩肩膀上，跟他说话。围观群众怀疑她使用了巫术，但其实是她平和坚定的声音使男孩松开了抓住父母遗体的手。男孩转了下身子，马上被一个胆子大的人扶住。她的肤色也起到了安抚作用，她的与众不同让男孩产生了认同，放下防备，接受了她的好意。她的名字叫雷妮。后来的三十年，她和这个男孩一直保持着联系。

第四个孩子上了直升机，很快第五个也上去了。

游乐场经理从他的小办公室里走出来。他意识到如果他是最后一个被安全救出的人，他就可以说：“我坚守了我的岗位。”

最后一对夫妻也从幽灵火车里逃了出来。丈夫踢破了胶合板外墙，外墙上用油漆刷着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怪物。

二十五分钟。六十一人死亡。

救生艇开到了，船员们开始从水中捞人。获救的人有些不停地说话，有些则瘫倒在船底，像被网获的鱼，浑身湿透，眼神迷离，神思恍惚。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两个掉落的梁柱中间的黑暗处漂浮着。他拒绝爬出来，也不理会救援者的呼喊。一个船员跳入水中救他，但男孩立即向后退到由废墟和残骸组成的黑暗森林里。他们不得不放弃他。

救援绳索绞盘收了起来，直升机带走了所有上机的孩子。很多孩子的父母还留在栈道上。有几个孩子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对孩子们来说，喧嚣的飞机轰鸣声是一种安慰，大脑被噪音占据，那些可怕的想法就无处容身。停机坪上，他们被扶下了飞机，

从旋翼形成的大风中跑过。来自圣约翰救护中心的女护工在小小的候机楼外等着他们。直到那时，码头上的可怕景象才又重回他们的脑海。

滨海步道上一个系着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围裙的人托着满满一盘热狗和甜茶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在迷你高尔夫球场旁经营一个食品摊。他折回去又端了一盘食物回来。

附近的船只都朝码头驶去，一条布里斯托摩托艇，一条外挂水星牌发动机的铝制敞篷摩托艇，两艘玻璃纤维大黄蜂游艇。他们在漂浮着尸体和废墟、犹如冰碛湖的水面上穿梭来去，无从帮忙，又不忍心掉头离开。

那个十三岁的男孩不愿从废墟森林里出来，是因为他的姐姐还埋在水下。他找不到她。三十分钟后，他的体温急剧下降，身体冰冷刺骨。突然间，他感觉不到冷了。这并不奇怪。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到奇怪。他想要脱掉衣服，可是又没有力气让自己漂浮起来。几码之外，世界还在如常运转：夕阳西沉，船只穿梭，一架直升机盘旋在天际。但只有在这里，他才感觉最安全。他不再想他的姐姐，甚至不记得还有个姐姐了。现在的他，只想待在黑暗中，被黑暗包裹。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逐渐懈怠的脑神经机制末端，原始求生机能仍旧活跃。所以他五次沉入海水中，每次呛水之后的咳嗽都会迫使他浮出水面。但浮起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小，求生的意志一次比一次弱。第六次浮起时，他的意识已经空空如也。生命就这样陨落，犹如睡着之后书本从手里滑落那样随意。

《艾格斯报》的一名记者站在电话亭里，拿着螺纹笔记本，对着话筒读匆匆写在笔记本上的四页笔记。“就在下午不到五点的时候……”

一个被困在码头末端、穿着利兹联队球衣的男人害怕上飞机。对他来说，被吊上直升机的感觉比脚下的建筑物坍塌要糟糕得多。如果不上飞机，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从码头上跳下去。虽然他游泳水平不错，但码头足有六十英尺高。两种选择在他的脑海里交替，频率越来越快——飞，跳，飞，跳。他要吐了。他妻子是第二批被直升机救走的幸存者，没有她的陪伴，他愈发六神无主。突然，他意识到比飞或跳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精神失常。突然的觉醒让他冲出人群，朝栈道栏杆跑去。他有种感觉，往海里跳的仿佛是另一个自己。这种幻想强烈到他想提醒他看见的那个傻男人脱掉鞋子和裤子。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跳下去的。等清醒过来，才惊讶地发现已经在水下了，却不记得这是什么地方，自己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挣扎着浮出水面，大口吸气，蹬掉了系带皮鞋。这才发现，自己在海边，在一些巨大物体的阴影里漂浮。他抬起头，看到残破的码头就在头顶。他记起刚才发生的事，调转身体，奋力游了起来。大约游了一百码，他停了下来，再次转身，发现码头离他已有一段距离。他看见远处的市镇、人群、蓝光闪烁的警灯、写着“卡姆登”和“皇家”字样的酒店招牌。这时，在他身后，岸上的人都看着跳进海里的他，他也因此成了这个下午发生的大戏剧中的小主角。他胜利了，解脱了。他镇定地朝沙滩的方向游去，人们为他欢呼，跑来给他裹上红色毯

子,把他带上一辆救护车。在这三个多小时里,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为此她非常生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肯原谅他。

码头末端已经空无一人。

最后被发现的那个人死了,深埋在木板和梁柱缠绕的废墟中。他十五岁,帮助父亲管理游乐场的螺旋滑梯,收收垫子,安抚害怕的孩子,制止打架的发生。落水之后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救生艇又开了回来,船员们从水中捞起十五具尸体。

一个半小时。六十四人死亡。

一位浸礼会牧师打开教堂大厅供大家使用。幸存者在警察和消防员的陪伴下走上霍普街,穿过维兰海洋用品商店旁的一扇门,走进一间温暖舒适、开着日光灯、铺着镶木地板的大房间。小厨房里,水已烧开,壶盖在热气推动下咔嗒直响,两个妇人在做三明治。人们颓然倒在椅子上,瘫在地板上。在这里他们不再被围观。身边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同病相怜。有人放声大哭,有人直愣愣地坐着发呆。有三个孩童没有家长陪伴,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中年龄小一点的,父母被直升机带去了肖勒姆。另外两个孩子已经成了孤儿。女孩看到了父母的死亡,伤心欲绝。男孩则虚构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母掉进海里,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他的故事充满了各种逼真的细节,讲得又如此认真、如此迫切,听他讲述的那个老妇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编出来的,直到他说他的父母现在生活在法国。

一名女警在房间里轻轻地走来走去,依次在人群旁蹲下。“你有